

文學初步讀物

人頭會

吳敬梓著 王叔暉插圖

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K25
W472

作者介紹

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，安徽全椒縣人，一七〇一年生，一七五四年十二月十一日死。他是清初一位大文學家，終身從事寫作，沒有做過官。他反對當時科舉考試制度、封建迷信和虛偽的禮教。他見到許多知識分子，有的卑鄙，有的無知，有的迂腐，有的糊塗。因而他以那些知識分子做對象，用諷刺的筆調，寫出了他所反對的制度、事情和人物。「儒林」，就是知識界的意思。

文学初步讀物目錄（第四輯）

魯智深

施耐庵著

山間鈴鳴馬稱來

白 樺著

失街亭

羅貫中著

荷花淀

孫 犁著

人头会

吳敬梓著

王崇倫的故事

陸 蠡著

藥

魯 迅著

一面小白旗的風波

吉学霽著

包身工

夏 衍著

老水牛爺爺

峻 青著

代理縣長

沙 汀著

選舉

寒兆陽著

無敵三勇士

刘白羽著

保衛黑松林

波·儒爾巴著

飛車奪槍

刘知俠著

偉大的試驗

戈爾巴托夫著

回馬槍

周潔夫著

从播种到收穫

格·尼古拉耶娃著

繪江冰波

晴 霓著

射擊場的秘密

斯·阿列夫耶夫著

本書說明

6063! 這個故事選自儒林外史的第十二回到十三回的上半回。內容寫的是婁府 臧蓀公子，仗着他父親的高官顯爵，和他父親死後留下的豐厚遺產，一心附庸風雅，門下收留了許多號稱「名士」的潦倒文人和不三不四的「俠客」，終日遊山玩水，飲酒作樂。有一回，他門下的「俠客」張鐵臂詭稱從仇家那裏取來一顆「人頭」，兩公子信以為真，就邀集親友，準備開一個「人頭會」，來顯耀他門下有豪傑之士。哪裏知道張鐵臂是一個騙子，這個時候他已騙了兩公子五百兩銀子遠走高飛了；宴會以前，兩公子把盛置「人頭」的革囊打開一看，裏面裝的不是什麼人頭，原來是一個豬頭。這個故事諷刺了當時貴族階級庸俗腐朽的生活，揭露了當時所謂「名士」「俠客」們欺世盜名的卑鄙的靈魂。

話說明朝有一位婁中堂①，在朝二十餘年，薨逝以後，皇上追念他生前對朝廷有功，特賜祭葬，並且諡②為文恪。這位婁中堂乃是湖州人氏。家鄉廣有田產，他死之後，長子承其餘蔭，在朝任通政司③大堂之職。三公子玉亭，是個孝廉④；四公子瑟亭，在監⑤讀書。這三公子和四公子均在家鄉居住，仗着他父親遺產頗豐，一心要附庸風雅。門下收留了許多潦倒文人，終日飲酒作樂。這一班不三不四的人物，樂得趨奉，把他弟兄兩個捧上雲霄，

① 中堂，就是宰相一級的大官員。

② 諡，讀尸。一般是指皇帝給死去的大臣取的號。

③ 通政司，是明清時中央機關之一。

④ 孝廉，就是舉人。

⑤ 監，指國子監，明代是沒有考取舉人的文人讀書的地方。

說他們弟兄倆是當代的孟嘗君。

有一天，門客楊執中向兩公子說：「三先生、四先生如此好士，像小弟這樣的人，車載斗量，何足為重！我有一個朋友，姓權，名勿用，字潛齋，是蕭山縣人，住在山裏。此人若招致而來，與二位先生一談，纔見出他管樂的經綸，程朱的學問。此乃是當時第一等人。」三公子大驚道：「既有這等高賢，我們為何不去拜訪？」四公子道：「何不約定楊先生，明日就買舟同去？」說着，只見看門人拿着紅帖，飛跑進來說道：「新任街道廳 魏老爺上門請二位老爺的安！在京帶有大老爺的家書，說要見二位老爺，有話面稟。」兩公子向遂公孫道：「賢姪陪楊先生坐着，我們去會一會就來。」便進去換了衣服，走出廳上。那街道廳冠帶着進來，行過了禮，分賓主坐下。

● 孟嘗君，是戰國時代齊國的宰相，以好客出名，食客有數千人。

● 管、樂，指管仲和樂毅。管仲是春秋時代齊國的宰相，他幫助齊桓公稱霸一時；樂毅是

戰國時代燕國的大將，率兵破齊，一氣奪下七十餘城。兩人都極有本領。

● 程、朱，指宋代的程頤、程顥和朱熹。三人都講理性之學，是當時的理學大師。

● 街道廳，是當時縣裏管糧政的官。

兩公子問道：「老父臺幾時出京？榮任還不曾奉賀，倒勞先施。」魏廳官道：「不敢。晚生是前月初三日在京領憑，當面叩見大老爺，帶有府報在此。敬來請三老爺、四老爺台安。」便將家書雙手呈送過來。三公子接過來，拆開看了，將書遞與四公子，向廳官道：「原來是為丈量的事。老父臺初到任就要辦這丈量公事麼？」廳官道：「正是，晚生今早接到上憲諭票，催促星速丈量。晚生所以今日先來面稟二位老爺，求將先太保大人墓道地基開示明白。晚生不日到那裏叩過了頭，便要傳齊地保細細查看。恐有無知小民在左近樵采作踐，晚生還要出示曉諭。」四公子道：「父臺就去的麼？」廳官道：「晚生便在三四日內稟明上憲，各處丈量。」三公子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明日屈老父臺舍下一飯。丈量到荒山時，弟輩自然到山中奉陪。」說着，換過三遍茶，那廳官打了躬又打躬，作別去了。

兩公子送了回來，脫去衣服，到書房裏躊躇道：「偏有這許多不巧的事！我們正要去訪權先生，却遇着這廳官來講丈量，明日要待他一飯；丈量到先太保墓道，愚弟兄却要自走一遭；須有幾時耽擱，不得到蕭山去，為之奈何？」楊執中道：「二位先生可謂求賢若渴了。若是急於要會權先生，或者

也不必定須親往。二位先生竟寫一書，小弟也附一札，差一位威使到山中面致潛齋，邀他來府一晤，他自當忻然命駕。」四公子道：「惟恐權先生見怪弟等傲慢。」楊執中道：「若不如是，府上公事是有的，過了此一事，又有事來，何日纔得分身？」蘧公孫道：「也罷。表叔要會權先生，得閒之日，却未可必。如今寫書差的當人去，況又有楊先生的手書，那權先生也未必見外。」當下商議定了，備幾色禮物，差家人晉爵的兒子宣成，收拾行李，帶了書札、禮物往蕭山。

這宣成奉着主命，上了杭州的船。船家見他行李齊整，人物雅致，請在中艙裏坐。中艙先有兩個戴方巾的坐着。他拱一拱手，同着坐下。當晚吃了飯，各鋪行李睡下。次日，行船無事，彼此閒談。宣成聽見那兩個戴方巾的說的都是些蕭山的話。——下路船上，不論甚麼人，彼此都稱爲「客人」。——因開口問道：「客人，貴處是蕭山？」那一個朝子客人道：「是蕭山。」宣成道：「蕭山有位權老爺，客人可認得？」那一個少年客人道：「我那裏不聽見有個甚麼權老爺。」宣成道：「聽見說，就叫做潛齋的。」

那少年道：「那個甚麼潛齋？我們學裏不見這個人。」那鬍子道：「是他麼？可笑的緊！」向那少年道：「你不知道他的故事，我說與你聽。他在山裏住，祖代都是務農的人。到他父親手裏，掙起幾個錢來，把他送在村學裏讀書。讀到十七八歲，那鄉裏先生沒良心，就作成他出來應考。落後他父親死了，他是個不中用的貨，又不會種田，又不會作生意，坐吃山崩，把些田地都弄的精光。足足考了三十多年，一回縣考的覆試也不曾取。他從來肚裏也莫有通過，借在個土地廟裏訓了幾個蒙童。每年應考，混着過也罷了；不想他又倒運：那年遇着湖州新市鎮上豐店裏一個夥計，姓楊的楊老頭子來討帳，住在廟裏，跌頭跌腦，口裏說甚麼天文地理，經綸匡濟的混話。他聽見就像神附着的發了瘋，從此不應考了，要做個高人。自從高人一做，這幾個學生也不來了；在家窮的要命的，只在村坊上騙人過日子。口裏動不動說：『我和你至交相愛，分甚麼彼此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你的。』這幾句話，便是他的歌訣。」那少年的道：「只管騙人，那有這許多人騙？」那鬍子道：「他那一件不是騙來的！同在鄉里之間，我也不便細說。」因向宦成道：「你這位客人，却問這個人怎的？」宦成道：「不怎的，我問一聲兒。」口裏答

應，心裏自忖說：「我家二位老爺也可笑。多少大官大府來拜往，還怕不夠相與，沒來由，老遠的路來尋這樣混帳人家去優甚麼？」正思忖着，只見對面來了一隻船，船上坐着兩個姑娘，好像魯老爺家采蘋姊妹兩個，嚇了一跳，連忙伸出頭來看，原來不相干。那兩人也就不同他談了。

不多幾日，換船來到蕭山，招尋了半日，招到一個山凹裏，幾間壞草屋，門上貼着白，敲門進去。權勿用穿着一身白，頭上戴着高白夏布孝帽，問了來意，留宣成在後面一間屋裏，開個稻草鋪，晚間拿些牛肉、白酒，與他吃了。次早寫了一封回書，向宣成道：「多謝你家老爺厚愛。但我熱孝在身，不便出門。你回去，多多拜上你家二位老爺和楊老爺。厚禮權且收下。再過二十多天，我家老太太百日滿過，我定到老爺們府上來會。管家，實是多慢了你。這兩分銀子，權且為酒貲。」將一個小紙包遞與宣成。宣成接了道：「多謝權老爺。到那日，權老爺是必到府裏來，免得小的主人盼望。」權勿用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送了宣成出門。宣成依舊搭船，帶了書子，回湖州回覆兩公子。兩公子不勝悵悵；因把書房後一個大軒敞不過的亭子上換了一匾，匾上寫作「潛亭」，以示等權潛齋來住的意思；就把楊執中留在事後

一間房裏住。楊執中老年痰火疾，夜裏要人作伴，把第二個蠢兒子老六叫了來同住，每晚一醉，是不消說。

將及一月，楊執中又寫了一個字去催權勿用。權勿用見了這字，收拾搭船來湖州。在城外上了岸，衣服也不換一件，左手掬着個被套，右手把個大布袖子晃蕩晃蕩，在街上脚高步低的撞。撞過了城門外的吊橋，那路上却擠。他也不知道出城該走左首，進城該走右手，方不礙路。他一味橫着膀子亂搖，恰好有個鄉裏人在城裏賣完了菜出來，肩頭上橫擔着一根尖扁担，對面一頭撞將去，將他的個高孝帽子橫挑在扁担尖上。鄉裏人低着頭走，也不知道，掬着去了。他吃了一驚，摸摸頭上，不見了孝帽子。望見在那人扁担上，他就把手亂招，口裏喊道：「那是我的帽子！」鄉裏人走的快，又聽不見。他本來不會走城裏的路，這時着了急，七首八脚的亂跑，眼睛又不看着前面；跑了一箭多路，一頭撞到一頂轎子上，把那轎子裏的官幾乎撞了跌下來。那官大怒，問是甚麼人，叫前面兩個夜役一條鏈子鎖起來。他又不服氣，向着官指手畫脚的亂吵。那官落下轎子，要將他審問。夜役喝着叫他跪，他睜着眼不肯跪。



這時街上圍了六七十人，齊鋪鋪的看。內中走出一個人來，頭戴一頂武士巾，身穿一件青絹箭衣，幾根黃鬚子，兩隻大眼睛，走近前，向那官說道：「老爺，且請息怒。這個人是婁府請來的上客。雖然衝撞了老爺，若是處了他，恐婁府知道不好看相。」那官便是街道廳老魏，聽見這話，將就蓋個喧，抬起轎子去了。權勿用看那人時，便是他舊相識俠客張鐵臂。張鐵臂讓他到一個茶室裏坐下，叫他喘息定了，吃過茶，向他說道：「我前日到你家作弔，你家人說道，已是婁府中請了去了。今日為甚麼獨自一個在城門口問撞？」權勿用道：「婁公子請我久了，我却是今日纔要到他家去。不想撞着這官，鬧了一場。虧你解了這結，我今便同你一齊到婁府去。」

當下兩人一同來到婁府門上，看門的看見他穿着一身的白，頭上又不戴帽子，後面領着一個雄赳赳的人，口口聲聲要會三老爺、四老爺。門上人問他姓名，他死不肯說，只說：「你家老爺已知道久了。」看門的不肯傳，他就在門上大嚷大叫。鬧了一會，說：「你把楊執中老爹請出來罷！」看門的

沒奈何，請出楊執中來。楊執中看見他這模樣，嚇了一跳，愁着眉道：「你怎的連帽子都弄不見了！」叫他權了坐在大門板凳上，慌忙走進去，取出一頂舊方巾來與他戴了，便問：「此位壯士是誰？」權勿用道：「他便是我時常和你說的有名的張鐵臂。」楊執中道：「久仰，久仰。」三個人一路進來，就告訴方纔城門口這一番相關的話。楊執中搖手道：「少停見了公子，這話不必提起了。」這日兩公子都不在家，兩人跟着楊執中竟到書房裏，洗臉吃飯，自有家人管待。

晚間，兩公子赴宴回家，來書房相會，彼此恨相見之晚，指着潛亭與他看了，道出欽慕之意。又見他帶了一個俠客來，更覺舉動不同於衆，又重新擺出酒來。權勿用首席，楊執中、張鐵臂對席，兩公子主位。席間問起這號「鐵臂」的緣故。張鐵臂道：「晚生小時，有幾斤力氣。那些朋友們和我賭賽，叫我睡在街心裏，把膀子伸着，等那車來，有心不起來讓他。那牛車走了，來的力猛，足有四五千斤，車轂恰好打從膀子上過，壓着膀子了，

● 車輪中心的圓木叫轂。這裏說車轂就是車輪子。

那時晚生把膀子一擰，吉丁的一聲，那車就過去了幾十步遠。看看膀子上，白迹也沒有一個，所以衆人就加了我這一個綽號。」三公子鼓掌道：「聽了這快事，足可消酒一斗！各位都斟上大杯來。」權勿用辭說：「居喪不飲酒。」楊執中道：「古人云：『老不拘禮，病不拘禮。』我方纔看見肴饌也還用些，或者酒略飲兩杯，不致沈醉，也還不妨。」權勿用道：「先生，你這話又欠考核了。古人所謂五葷者，葱、韭、蓴、薑之類。怎麼不戒？酒是斷不可飲的。」四公子道：「這自然不敢相強。」忙叫取茶來斟上。張鐵臂道：「晚生的武藝儘多，馬上十八，馬下十八，鞭、鐮、鎚、刀、槍、劍、戟，都還略有些講究。只是一生性氣不好，慣會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最喜打天下有本事的好漢。銀錢到手，又最喜幫助窮人。所以落得四海無家，而今流落在貴地。」四公子道：「只纔是英雄本色。」權勿用道：「張兄方纔所說武藝，他舞劍的身段，尤其可觀，諸先生何不當面請教？」

兩公子大喜，即刻叫人家裏取出一柄松文古劍來，遞與鐵臂燈下拔開，光芒閃爍，即便脫了上蓋的箭衣，束一束腰，手持寶劍，走出天井。衆客都一擁出來。兩公子叫：「且住！快吩咐點起燭來。」一聲說罷，十幾

個管家小廝，每人手裏執着一個燭奴●，明晃晃點着蠟燭，擺列天井兩邊。張鐵臂一上一下，一左一右，舞出許多身分來。舞到那酣暢的時候，只見冷森森一片寒光，如萬道銀蛇亂掣，並不見個人在那裏，但覺陰風襲人，令看者毛髮皆豎。權勿用又在几上取了一個銅盤，叫管家滿貯了水，用手蘸着酒，一點也不得入。須臾，大叫一聲，寒光陡散，還是一柄劍執在手裏。看鐵臂時，面上不紅，心頭不跳。衆人稱贊一番，直飲到四更方散，都留在書房裏歇。自此，權勿用、張鐵臂，都是相府的上客。

一日，三公子來向諸位道：「不日要設一個大會，遍請賓客遊鶯脰湖。」此時天氣漸暖，權勿用身上那一件大粗白布衣服太厚，穿着熱了，思量當幾錢銀子去買些藍布，縫一件單直裰，好穿了做遊鶯脰湖的上客。自心裏算計已定，瞞着公子，託張鐵臂去當了五百文錢來，放在牀上枕頭邊。日間在潛亭上眺望，晚裏歸房宿歇，摸一摸，牀頭間五百文，一個也不見了。思量房

裏沒有別人，只是楊執中的蠢兒子在那裏混，因一直尋到大門門房裏。見他正坐在那裏說談話，便叫道：「老六，和你說話。」老六已是噙得爛醉了，問道：「老叔，叫我做甚麼？」權勿用道：「我枕頭邊的五百錢，你可曾看見？」老六道：「看見的。」權勿用道：「那裏去了？」老六道：「是下午時候，我拿出去賭錢輸了。還剩有十來個在鈔袋裏，留着少刻買燒酒喫。」權勿用道：「老六，這也奇了！我的錢，你怎麼拿去賭輸了？」老六道：「老叔，你我原是一個人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你的，分甚麼彼此？」說罷，把頭一掉，就幾步跨出去了。把個權勿用氣的眼睜睜，敢怒而不敢言，真是說不出來的苦。自此，權勿用與楊執中彼此不合；權勿用說楊執中是個猥子；楊執中說權勿用是個瘋子。三公子見他沒有衣服，却又取出一件淺藍紬直裰送他。兩公子請遍了各位賓客，叫下兩隻大船，廚役備辦酒席，和司茶酒的人另在一個船上；一班唱清曲，打粗細十番的，又在一船。此時正值四月中

● 清曲，是除戲曲外，兼指散曲、小曲。唱時不用鑼鼓，沒有說白，猶如後來的清唱。

● 十番，是一種音樂合奏。不限於十種。常用的是噴吶、笙、海笛、笙、小鑼、齊鼓、胡琴、懷鼓等等。